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二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王宮

類說目錄

卷二十九

麗情集

靈怪集

鐺釜皆行　火車

廢宅三怪　女倚樹吟

虎脫皮為女子

雞跖集

日三竿　月半環

星牢　銀灣

桑林雨　去天尺五

急灘上水舡　天乳星

銀浦　緑莎廳

縹瓦　雞跖

雌甲辰

貲暇集

不拜單于　車馬行色

行李　甪里

客散　欒欄

措大　拨子

屋頭　卷白波

吳牛魏鵲　杜度

類說目錄

類說卷二十九

宋 曾慥 編

麗情集

烟中仙

越漁者楊父一女絶色為詩不過兩句或問胡不終篇答曰無柰情思纏繞至兩句即思迷不繼有謝生求娶焉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謝曰諺云少女少郎相樂不忌少女老翁苦樂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翁

曰吾女詞多兩句子能續之稱其意則妻矣示其篇曰珠簾半床月青竹滿林風謝續曰何事今宵景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後七年春日楊忽題曰春盡花隨盡其如自是花謝曰何故為不祥句楊曰吾不久於人間矣謝續曰從來說花意不過此容華楊即瞑目而逝後一年江上烟光溶曳見楊立江中曰吾本仙謫居人間後倘思之即復謫下不能得仙矣

崔徽

蒲女崔徽同郡裴敬中為梁使蒲一見為動相從累月敬中言還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支後數月敬中密友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人形知退為徽致意於夏果得絶筆徽捧書謂知退曰為妾謝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徽且為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稱疾不復見客而卒

灼灼

錦城官妓灼灼善舞柘枝歌水調相府筵中與河東人坐神通目授如故相識自此不復面矣灼灼以軟綃多聚紅淚密寄河東人

燕子樓

張建封僕射節制武寧舞妓盼盼公納之燕子樓白樂天使經徐與詩曰醉嬌無氣力風嫋牡丹花公薨盼盼誓不他適多以詩代問答有詩近三百首名燕子樓集嘗作三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

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北邙松栢鑠愁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軟香銷一十年適看鳴雁岳陽回又覩玄禽過社來瑶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蟲網任從灰樂天和曰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香銷獨卧床燕子樓前清月夜秋來只為一人長鈿暈羅衫色似烟一回看着一潸然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得幾年今年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塜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

又一絶云黄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泣曰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公重於色乃和白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剛道泉臺不去隨

無雙仙客

唐王仙客者劉振之甥振有女曰無雙幼與戲弄相雅振妻戲呼仙客為王郎子後無雙長成舅氏以位

尊官顯欲廢前約每窺見無雙明艶若神仙中人有青衣告客親事情恐參差也一日振趍朝忽走馬歸云涇源兵士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走行在令仙客勾當家事當以無雙嫁乃裝金帛押領出開遠門我與骨肉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教出城外久待不至遂至啓夏門守夏門者皆持白棒徐問城中有何事今日有何人出此門答云朱太尉作天子午後有人重載携家欲出去是租

庯使劉尚書門司不敢放出追騎至向北去矣仙客驚懼走歸襄陽後知克復京闕入京訪舅氏見舊使蒼頭塞鴻仙客曰阿舅阿母安否鴻曰尚書授偽命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宮掖家人唯婢採蘋在馬訪求得之與居京兆尹以仙客為富平尉忽報中使押內家三十人往園陵仙客令塞鴻假為驛吏夜深簾下呼塞鴻曰郎健否明日紫褥下取書鴻明日得書云嘗見勅使說富平古押衙人間有心人能求

之否仙客乃訪古生者居村墅厚贈金寶歲餘古生曰察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耳士為知己用顧粉身以答深海之恩仙客以實告古生曰此事大易後半歲曰何人識無雙仙客以採蘋對古曰宿留數日後忽聞有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令剌探所殺者乃無雙也是夕扣門甚急古生領一兜子入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後日當活古生又曰暫借塞鴻乃抽刀斷其頸仙客甚怒古曰今日報郎君足矣比聞茅山

道士有藥服者立死三日復活求得一丸乍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藥令自盡至陵下托以親故百練贖其尸舁人等皆殺之以滅口老夫亦自刎言訖舉刃而死仙客挈無雙變姓名歸襄陽諧老

蓮花妓

嚴子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守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採妓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虚勞

神女下陽臺陶答曰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户錦衾深愧卓文君

蜀妓薛濤

元微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濤者有才色府公嚴司空知元之情遣濤往侍焉後登翰林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峨眉秀毓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䳇舌文章奪得鳳凰毛紛紛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愛愛

姓楊氏錢塘娼家女也七夕泛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調相攜潛遁於京師餘二年逞為父捕去後或傳逞已卒致愛愛感念而亡小婢錦兒出其故綉手籍香囊纈履郁然如新

酥香

杜秘書多情多才也號善小詞元微之所謂能道人意中語者信有之也隣有富家翁姓張氏有處子小

字酥香凡才人所為歌曲悉皆諷之一夕踰垣而至杜疑為怪女曰兒乃隣家慕郎詞章願無棄也杜始望不至此黎明徙居僻地富家翁失女不敢自明後十年僕有過杜笞之僕以聞官杜捕逮鞫實除籍流于河朔瀕行述承過樂一詞訣别女持紙三唱絶脰而死

燕女墳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校敬瑜敬瑜溺水而

死玉京守志養姑舅常有雙燕巢梁間一日為鷙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足曰新春定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復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塋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上

泰娘

韋尚書家善謳者會樂工琵琶新聲尚書薨爲蘄州刺史張懸所得懸死泰娘無所歸抱樂器而哭其音焦以悲劉禹錫歌曰泰娘家本閶門西門前緑水環金堤有時粧成好天氣走上皐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停隼旟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櫳低鬟綏視抱明月纎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消歇佩劍

無光履聲絶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親到銅駝里
自言買笑擲黄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安知鵬鳥坐隅
飛寂寞旅䰟招不歸秦家鏡破前時結韓壽香銷故
篋衣舉目風煙非舊時歸尋岐路多參差如何將此
兩行淚更洒湘江斑竹枝
張好好
杜牧佐沈傳師在江西張好好十三始以善歌來入
樂籍中公移鎮宣城好好復宣城籍中後二歳為沈

述師著作雙鬟納之

湖州髺髻女

唐杜牧太和末往游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者悉致名妓殊不愜意牧曰願張水戲使州人畢觀牧當閒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觀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髺髺女年十餘歲真國色也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未即納當為後期吾十年必為郡若不來乃從他適因以重幣結之洎丹墀入相牧上牋乞守湖州比

至郡則十四年所納之妹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召之父母懼其見奪攜幼以詣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爲悵别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緑葉成陰子滿枝

三卿題

云予家本若耶溪東與閨中同志者紉蘭佩蕙趨陪之境不得從人不幸良人已失邈然無依命筆聊書

絶句 闕

姓二九下父後玉無瑕弁無首荆山石往往有以筆墨非女之事名姓故隱而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沒妾東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為雨為雲歸舊山李舒䌽曰二九十八也十加八木字子為父後木下子李字玉無瑕去其點也弁無首存其廾也王下廾弄字也荆山石往往有者荆石多韞玉當是姓李名弄玉也

黄陵廟詩

開寶中賈知微遇曾城夫人杜蘭香及舜二妃於巴陵二妃誦李羣玉黃陵廟詩曰黃陵廟前青草春黃陵女兒蒨裙新輕舟短棹唱歌去水遠天長愁殺人賈與夫人别命青衣以秋雲羅帕覆定命丹五十粒曰此羅是織女繅玉蠶織成遇雷雨𥨊收之其仙丹每歲但服一粒則保一年後大雷雨見篋間一物如雲烟騰空而去

贈妓詩

歐陽詹贈太原妓詩云高城已不知況乃城中人

文宗詩

文宗與宰相謀誅宦官事洩番為內官所殺上登臨游幸未嘗為樂往往瞠目獨語因題詩殿柱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凭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明日便殿觀牡丹云俯者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笑合者如咽吟罷方省舒元輿詞也歎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河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

耶此是文選古詩第一首念君臣値姦邪所蔽正是今日乃賜金臂環翹翹善玉方響以響犀爲椎紫檀爲架後出宮歸秦城奉使日東翹翹將玉方響登樓撰一曲名憶秦郎

非烟

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功曹愛妾曰非烟善秦聲好文學北隣趙象者窺見悅之因門媪題絶句寄非烟以金鳳牋答詩象又以玉葉紙賦詩非烟又以連蟬

錦香囊碧苔牋贈詩象夜登梯踰垣入堂中盡繾綣
之意明日象送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
瑶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蘂宮仙馭來烟復贈相
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上鶴
一雙飛去入行雲無何烟以細過捶女奴女奴乘間
以告公業縛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相親死亦何
恨乃飲楚而絶洛陽有崔李二生與武掾遊崔詩云
恰似傳花人飲散空林池下最繁枝其夕夢烟謝曰

妾貌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李詩云艷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夢烟曳手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而生卒

薛瓊瓊

開元宮中第一箏手清明日上令宮妓蹈青狂生崔懷寶竊窺瓊瓊悅之因樂供奉楊羔潜班中得之羔令崔小詞方得見薛崔作詞云平生無所願願作樂

中箏得近玉人纖手子研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縈羔飲懷以薰肌酒曰此常春草所造亦云千歲藟草可令髮白變黑致長生之道及崔爲刑南司錄瓆瓆理箏爲吏所收赴闕明皇因以賜之

柳枝娘

洛中里娼也聞誦李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以乞詩

趙嘏姬

進士趙嘏有姬穠麗迫與計偕將携之西上為母氏所沮乃留之鶴林寺因中原齋會浙帥窺之強致去奄有明年嘏登第以詩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帥得詩甚慚乃遣歸之

琴客

栁宜城之愛妾也善撫琴瑟宜城請老琴出嫁顧況歌曰佳人玉立生北方雖家邯鄲不是娼頭髻㩳墮

手爪長善撫琴瑟有文章南山闌干千丈雪七十非人不煖熱人情銷歇古共然相公心在特書絶上善若水任方圓憶昨好之今棄捐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

香兒

元載妓薛瓊英幼以香屑雜飲食啖之長而肌香又名香兒

余媚娘

適周氏夫已以介潔自守陸希聲使媒游說媚娘曰陸郎中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為婦希聲諾之娶二年嬖戕洙墨更唱迭和媚娘又能饌五色膾妙不可及無何希聲納蕣英媚娘許之希聲以為誠然既共居畧無他說候希聲已他適將蕣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閽吏異之送京兆獄媚娘遂就極典

鐺釜皆行

鄭尚書絪罷相居第厨中鐺釜悉皆行盡日方定數日鄭薨

火車

李令開元中爲秘書監頗事珍饌慘毒取味病篤有甲仗數隊隨一火車入門閤堂中人誦經甲仗等回良久一朱衣鬼徑來蹋開門如雷震自内扶令出擲火車中載之而去

廢宅三怪

姚康成夜宿廢宅遇見三人入廊房内賦詩一人黑細長吟曰昔日炎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爲可怜長柄令何用曾見燧人火化時一人細長面多創孔吟曰當時得意氣填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學龍吟又一人肥短鬚髮散垂吟曰頭焦鬢秃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荻草曾經中日掃柴門明日尋之鐵銚子一柄破笛

一管禿黍穰帚一把

女倚樹吟

太和進士曹唐夜見一女峩冠黃服衣如煙霧倚樹吟曰暫調清瑟理霓裳塵思那知鶴夢長樹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砂瑶草連溪綠雲水桃花滿洞香霧水風燈易零落不知何日見劉郎唐明日病卒五代史補載此詩曹唐作

虎脫皮為女子

崔韜宿滁州傳舍夜見一虎入門韜懼潛伏視之見虎脱皮乃一女子上廳事而寢韜出問之云妾家以畋獵為事韜取皮棄井中携女而去後韜擢第將妻子赴官宣城再至滁驛視井中虎皮猶在韜取之妻被之纔畢復變為虎哮吼上廳食韜及其子而去

雞跖集

日三竿

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日出三竿朱色黄色赤暈

月半環

韓渥詩月若半環霜若玉

星牢

貫索九星賤人之牢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出列宿

圖

銀灣

謂之銀河也出許洞詩

桑林雨

應璩書曰湯禱桑林克致爲雨

去天尺五

韋曲杜鄠近長安諺曰韋曲杜鄠去天尺五

孤雲雨角

廣記興元之南有路險絶謂之孤雲雨角去天一握

分香

陸士衡弔魏武敘云武帝遺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

蓴龜

雜俎曰蓴根羮之絶美江東謂之蓴龜

抱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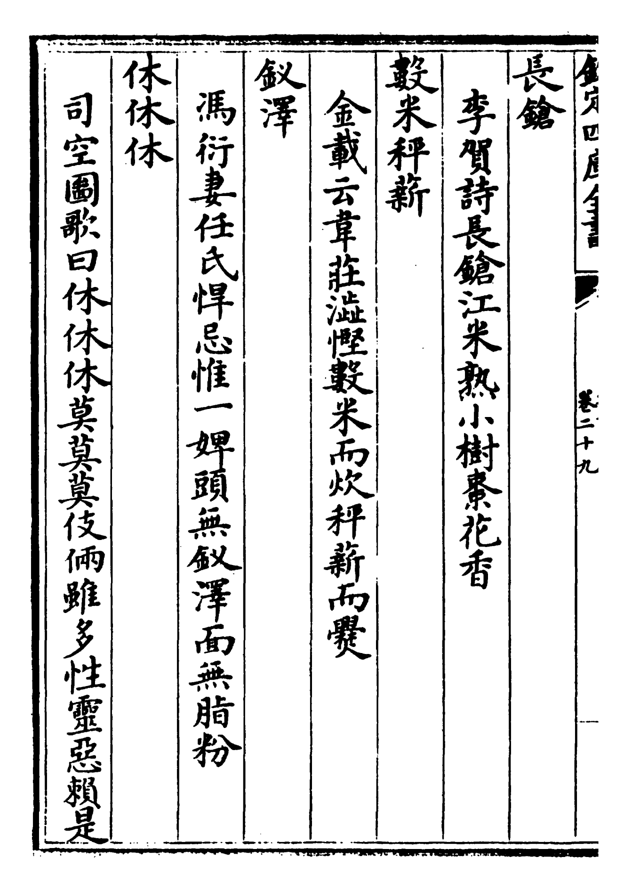
語林曰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速得味好

食猪

宋明帝能食猪肉炙至二百臠

瓆莛

張說詩云玉斝飛千日瓆莛薦八珍



長鎗

李賀詩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香

糓米秤薪

金載云韋莊澁慳糓米而炊秤薪而爨

斂澤

馮衍妻任氏悍忌惟一婢頭無斂澤面無脂粉

休休休

司空圖歌曰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

長教閑處著

白足禪僧

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甚有神異號白足禪師

談柄

南朝棲霞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為談柄

甲乙夜

唐文宗曰若不甲夜觀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也

出於繁表

庾信哀江南賦註曰何休見鄭玄註易曰子之道出於繁表矣

薛濤

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皆以為便減諸牋皆小名曰薛濤牋

柳三眠

李義山賦曰豈如河畔牛星隔年只聞一過不及苑

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註漢苑中有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急灘上水船

唐裴延裕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號上水船又號急灘頭上水船

天乳星

列星圖曰天乳星明則甘露降

銀浦

李賀謂天河為銀浦

綠莎廳

河中府舊有綠莎廳王元之詩云綠莎廳事舊鳴蛩

縹瓦

瑠璃名縹瓦劉陶詩云縹碧以為瓦

雞跖

呂氏春秋善學者如齊王食雞必食其跖

雌甲辰

裴晉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庚威在坐曰此是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資暇集

不拜單于

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攷漢正傳是鄭衆非蘇武也李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

車馬行色

將送者多云車馬有行色莊子稱𨓍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非去也以車馬而有塵靣馬意殆涉遠而來者用此宜審何不據文意而正其訛

行李

李字人姓之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之李當作使杜不究意理註云行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使字作岑傳寫誤作李古使字山下人又人下子

角里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呼為角魏子友孔氏秘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

客散

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不知客散孟嘗門此是王維悲府主人沒之河上乃云秋風正蕭索痛其主人沒後同僚皆散其可用耶

藥欄

園庭中藥欄即約闌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籐架蔬圃媒作切對漢宣帝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藥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

七步

陳思王七步之捷若方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成詩即燃萁煮豆之二十字也若以諸王為捷卒有十步事相當何不採如後魏耶

渭陽

徵舅氏事必用渭陽豈可輕耶齊楊愔幼時其舅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又有思戀二字亦不可輕用其義類此

萬幾

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晉太宗為丞相於事動必經年桓温怪其遲對曰萬幾那得速耶此對真得書義近改為樞機之機當由

漢王嘉奏封事誤從木傍也顔氏不引孔註以證後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顔自誤後學也

鄼侯

蕭何封侯舉世呼為醝有呼賛者則反掩口而哂深可訝也酇氏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賛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則音賛明矣

甘羅

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不曾為丞相丞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

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竪於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牙既作押衙牙門亦為牙門也

揚州

以風俗輕揚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火鋪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名曰星貨鋪此葢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俗呼為星火鋪誤也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合作豹字豹性潔善服氣雨雪霜霧伏而不出慮污其身列女傳陶荅子妻云南

文章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然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一説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

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為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鬉戎

令奕棊取一道人行五棊曰鬉融融宜作戎此戲出於黃帝鬉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意庾元規著坐右方所言鬉戎者今鬉融也

端午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

五日也俗書端午其義無取子家元和中端五詔書
並無作午字

寓直

二字起於潘岳為虎賁中郎將晉朝未有將校省故寄
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云寓

俗談

俗之誤談何限呼郡刺史為刺使謂般涉為官陟謂
茜為塹食魚謂鱖為桂以鮓鱟為詬人振鼻為噴涕

呿口為愛富殊不知噴嚏為噫音隘藏府氣噫出也又呼尉斗為醞剪刀為翦羃為幕禮為理保為補褒為捕暴為步觸類甚多不可悉數

麻胡

俗怖嬰兒曰麻胡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稚童互相恐嚇曰麻祜來轉祜為胡如憲宗朝涇將郝玼番中皆畏其威嬰兒啼者以玼怖之則止武宗朝獠獳相脇云薛尹來者類此也

三臺

今日之催酒三臺或曰鄴中有三臺石崇游宴之地樂工以促飲又云蔡邕三日之間周歴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希其厚遺

措大

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或云有士人貧居新鄭以驢負醋廵邑而賣邑人指其醋馱

而號之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多居其州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敘之故曰醋大四說皆非也醋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投子

投擲之義今或作頭字言骨頭所成非也有作骰字者按諸家之書骰即股字不音投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注投瓊也則知以石玉為投擲之義安有頭骰之理哉

屋頭

俗命如廁為屋頭并州人鑿土為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崔叔寶以溷汁沃頭

卷白波

飲酒名卷白波起於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吳牛魏鵲

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鵲吳牛以見月而喘魏

鵲者引魏武帝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為據如此則盡

言魏烏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

黄落兮鴈南歸用魏鵲則風事亦用漢鴈矣

杜度

世徵姓名同者必稱杜度韓文公諱辨亦引之按杜

恕篤論云杜操字伯度魏時以名同武帝故隱而舉

字後人削去伯字恕與伯度一家豈可不信篤論之

本真而從文公之末誤也

類說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錄

卷三十

新序

閭丘卭見宣王　靈公鑿池

飲酒五日五夜　梟鴈食粃

不受魚　白公勝納劍

衮旌不食盜　澤及朽骨

學可以安國保民　折衝

醜婦無鹽　夢惡

說苑

三懼　三不祥

鬬者終身之禍　子路持劍

為室美　年老而自養

釣道二　分地

三逐五去　茅焦諫秦皇

平公罷臺　臣咲其曠也

謌謌而昌　欹器

五寒　春秋有忽然亡者

水可以亡人之國　酒入舌出

惠王聽讒　商日益賜日損

事君所以為親　魯侯走齊

老子問常摐　治國尊賢賤不肖

臣請浮君　向隅不樂

食馬得酒　孔子猶江海

類說目錄

類說卷三十

宋 曾慥 編

新序

兩頭蛇

孫叔敖兒時出游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見兩頭蛇者必死予向者見之因而憂泣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母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汝今不死也

虞丘子賢相

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與賢相虞丘子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笑曰虞丘爲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虞丘子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王卒以霸

史魚屍諫

史鰌字子魚病且死謂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置屍北堂足矣鰌死

靈公往弔喪其子具言公曰夫子生而進賢退不肖死以屍諫可謂忠矣乃召蘧伯玉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以治

君仁者臣直

魏文侯問士大夫曰寡人何如君也皆曰仁君也翟璜曰君伐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以此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璜出任座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璜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

曰善拜璜為上卿

腹下毳背上毛

晉平公浮西河嘆曰安得賢士共此樂者舟人固桑曰劍産於越珠産江漢玉産崑山三寶皆無足而至君茍好士賢士至矣公曰吾食客三千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尚何不好士乎固桑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耳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之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

毳毛耶

天下有五墨墨

晉平公謂師曠曰甚矣子之墨墨也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臣不得與焉羣臣行賂以采名百姓侵寃無所愬一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二也姦臣欺詐府庫空虚三也國貧民怨上下不和四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五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中行氏先亡

趙文子問叔向曰晉六軍孰先亡對曰中行氏為政以苛為察以欺為誠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其𩊱革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景公不以人祠

齊景公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公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雨

國有妖

武王勝殷得二虜問曰而國有妖乎一虜曰晝出星而夏雨雪此吾國之妖也一虜曰吾國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反裘負芻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裏盡而毛無所恃耶

國是

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疑獄

梁有疑獄羣臣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召陶朱公問之公曰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

也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由是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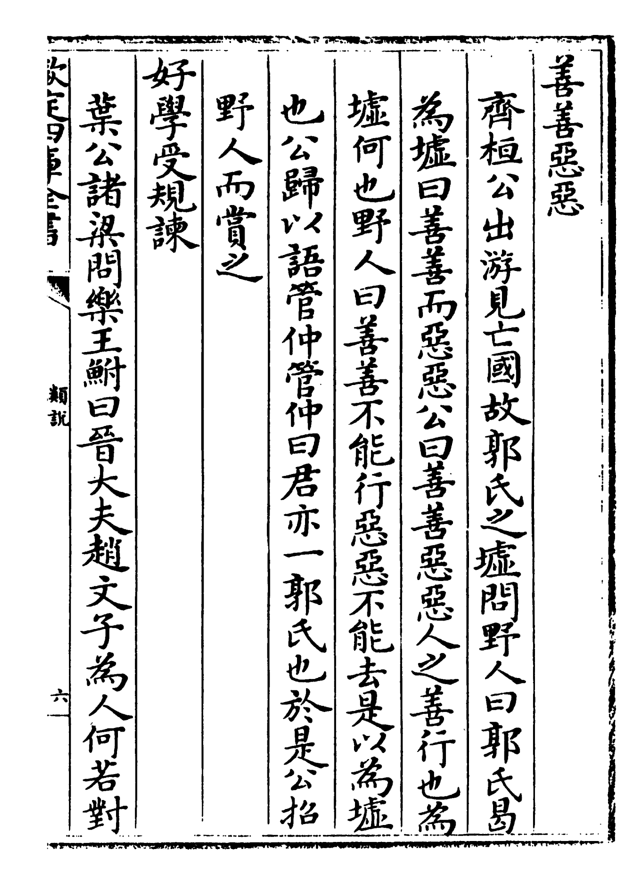
吞蛭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吞之腹有疾不能食令尹問疾王曰食葅得蛭念譴而行其誅則庖宰食監法

皆當死心又不忍恐蛭之見也因吞之令尹曰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惠王之後蛭出久病心腹之疾皆愈

無忌在莒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鮑叔曰祝吾君無忘在莒也管仲無忘束縛而從魯也甯子無忘飯牛車下也公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善善惡惡

齊桓公出游見亡國故郭氏之墟問野人曰郭氏曷為墟曰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惡惡人之善行也為墟何也野人曰善善不能行惡惡不能去是以為墟也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公招野人而賞之

好學受規諫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

曰好學而受規諫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出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諫宜哉其立也

楚莊宜覇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

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郄虎受賞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

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曰袁言所以勝鄭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郤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國家大患

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下令曰欲進善言有謁者不通者死

宋昭反國

宋昭公出亡歎曰吾知所以亡矣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内外不聞吾過至此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宋玉見襄王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玉讓其友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

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末耳何怨於我王曰若齊有狡兔曰東郭㕙一旦走五百里有良狗曰韓盧亦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遥見而指屬與其友曰僕人有過

雞有五德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饒曰君不見雞乎頭戴冠文也足傅距武也敵在前敢鬬勇也見食相呼仁也

守夜不失時信也有此五者君熗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請鴻鵠遠矣公曰止吾書子之言饒曰有士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吳

葉公好龍

葉公子高好龍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

龍而非者也

楚丘先生

年七十被裘帶索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楚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閭丘卬見宣王

齊有閭丘卬年十八見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王

曰予年尚稚未可也卬曰顓頊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櫜七歳為聖人師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能服重致逺者也士亦華髪墮顛乃可用爾卬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駿馬也試於竈間未必能過狸鼬也黄鵠白鶴一舉千里試於堂廡未能過燕服翼也宣王曰善哉與俱歸

靈公鑿池

衛靈公鑿池宛春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

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公曰善令罷役

飲酒五日五夜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優莫曰紂七日今君五日襄子曰然則吾亡乎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鳧鴈食粃

鄒穆公令食鳧鴈以粃勿以粟倉無粃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請以粟食之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曝背而耘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爾知小計不知大患鳥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粟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

不受魚

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

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白公勝納劍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惠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屬之屈盧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盧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刼乎

袁旌不食盜

東方有士曰袁旌目飢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飡以與之袁旌因三餔而能視曰子誰也曰盜也袁曰嘻汝乃盜也而為何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嘔之不出喀喀然伏地而死

澤及朽骨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一骨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

一國之主也寡人固為主又安求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況於人乎

學可以安國保民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黄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眀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

不著名號不傳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

折衝

晏子不出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可謂折衝矣

醜婦無鹽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行年三十無所容詣宣王願備後宮王方置酒漸臺左右大笑曰此天下强顔女子也夫王曰夫人不容鄉里布衣欲干萬乘之

主亦有奇能乎對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所願見王取隱書讀之又不能得明旦問之又不以隱對但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大王内聚姦臣衆人不附尊所好而忽所恃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强據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此四殆也宣王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

吉日而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為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夢惡

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

說苑

三懼

明主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

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三不祥

齊景公問晏子曰今日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殆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有賢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室也曷為不祥也

不見妖孽禱山川

楚莊王曰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

亡予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矣

成湯六事

湯時大旱六年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言未已而天雨

子貢未知為人下

子貢問孔子賜為人下焉未知所以為人下之道也

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種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

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少事長賤事貴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為親負米

子路曰負重涉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事二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能復得也

年七十欲學

晉平公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為臣而戲君乎曰盲臣安敢戲君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入之光老

而好學如炳燭之明

愚公之谷

齊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中問老公曰何谷曰愚公之谷以臣名之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也對曰臣固畜游牛生子而大賣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曰公誠愚矣何為而與之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吏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

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云耳請退而脩政

上溢下漏

文王問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亡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是月發倉府以賑貧民

治國之道曰愛民

武王問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曰愛民而已利之而

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民失其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重刑罰則殺之也重賦斂則奪之也多徭役則苦之也有此者適以擾之則怒之也

更法

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法

閉心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可以令君不死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

子路治蒲

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公以正可以容衆廉以潔可以親上

治天下如運諸掌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

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楊朱曰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杖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杖隨之則變之始也

鄭人涉水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叔向曰景子為人國相豈不困哉吾聞良吏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澤梁成六畜且不濡足

而況人乎

婦人而丈夫飾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曰君徒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

愛無屋上烏

武王克殷問太公將柰其士衆何太公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死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召公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治之何如王曰不可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

鬬者終身之禍

孫卿曰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

而鬬終身之禍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是忘其親也犯刑法之大禁是忘其君也凡鬬者皆以已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豈不過甚多哉

子路持劍

孔子曰安用此乎子路曰善者固以善之不善者用以自衛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慼不善以忠

化寇暴以仁何必持劒乎

為室美

襄子為室美智伯曰室美矣士茁曰臣亦有懼也高山峻源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下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年老而自養

桓公平陵見人家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曰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傭而未返也公取外御者

五人妻之管仲曰公之施惠亦小矣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人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釣道二

宓子賤爲單父宰陽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投綸以餌迎而吸之者陽鱎魚也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陽鱎者至矣於是

至單父諸耆老尊賢者與之共治之

分地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

三逐五去

楊四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子絶食而嘆左右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之

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因授以為相而國大治矣

茅焦諫秦皇

秦始皇太后不謹遷于萯陽宫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上諫帝曰君不見闕下積死人耶焦曰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二十七人臣欲滿其數耳始皇立焦為仲父爵之上卿迎太后歸咸陽

平公罷臺

晉平公使叔向聘吴吴拭舟以逆之左右各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平公曰吴其亡矣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乎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臣咲其曠也

趙簡子舉兵攻齊有敢諫者死甲士公盧大笑趙簡子曰子何笑曰臣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

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遂返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

諤諤而昌

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待

敧器

孔子觀周廟攲器問守廟曰何器曰座右之器子曰取水試之滿則覆虛則攲中則正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挹而損之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斂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暗是謂損而不及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

五寒

國有五寒而氷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

泄謀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
外
春秋有忽然亡者
石讎曰春秋有忽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不慎者也
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
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
足以亡吏民不節足以亡刑法不中足以亡內失衆
心外嫚大國足以亡

水可以亡人之國

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中行氏又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湍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也宣子肘康子康子履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為天下大笑

酒入舌出

齊桓公具酒管仲後至飲半棄酒公曰期而後至飲

而棄酒於禮可乎對曰臣聞酒入舌出酒入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

哭有三失

孔子聞哭者甚悲見之丘吾子也孔子曰子何哭之悲也曰吾有三失少好學問周偏天下還後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而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絶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止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自刎而死

鄂君綉被

襄成君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者願把君之手君忿而不言辛曰鄂君子晳泛舟新波之中乗青翰張翠蓋會鐘鼓之音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説君兮君不知鄂君乃揄脩袂而擁之舉綉被而覆之君何踰於鄂君臣何獨不若榜枻之人願把手而不可哉

事不兩隆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者必不早起也

民有五死

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中也壽命死者歲數

終也癰疽死者血氣耑也

終身之憂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順道而道循理而言

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孔子曰此名萍

實令剖食之唯霸者能獲齊有飛鳥一足下止殿前

孔子曰此名商羊天將大雨果然

忘其妻忘其身

魯哀公曰予聞忘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子曰此非忘也甚者忘其身

鼓琴聲悲

應侯與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琴何悲也對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良材而卑官之能無悲乎

介子推相荆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

天下之士至

周公下白屋之士百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與同衣食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

孔子歎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進賢為賢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産乎子曰進賢為賢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産未聞管仲子産有所進也

逐高繚

晏子逐高繚左右諫曰繚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楚王遺弓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五聦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恥之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

好稱人惡

好稱人惡人亦稱其惡好憎人者亦為人所憎

惠王聽讒

所射子見秦惠王王說之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

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熒也故以徵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商曰益賜曰損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也賜好說不如已者

事君所以為親

齊宣王謂田過曰儒者喪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曰父重王怒曰何為去親而事君過曰非君之土地無

以處吾親非君之轂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宣王默然

魯侯走齊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早對曰臣始為太子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踈而不近也猶秋蓬惡於根本而英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之矣

老子問常摐

常摐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敎以詔弟子乎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摐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摐曰嘻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舌存以柔齒亡以剛摐曰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

治國尊賢賤不肖

子路問孔子治國何如子曰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而讐之中行氏雖欲不亡得乎

臣請浮君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曰臣請浮君臣聞有名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

而飲之爵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向隅不樂

聖人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者一人向隅獨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食馬得酒

秦繆公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共食其肉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須飲之酒殺馬者慚而去居三年晉攻秦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

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繆公卒以難解

孔子猶江海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譬渴者之飲江海如是而已孔子猶江海也何足以識之

類說卷三十